四庫全書

史部

今獻備遺卷十九

明 項篤壽 撰

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人宣德甲寅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脩益肆力用世之學與脩宣皇實録尋脩玉牒進侍講正統初上言承平久宜脩邊防上嘉納已已京師戒嚴分遣文臣守要害地有貞守河南還景泰初充經筵講官二年陞右諭德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

詔拜有貞左僉都御史往治之至則上疏言水之性可順以導不可逆以湮葢河自雍而豫自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適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泄隄潰渠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由阻也臣請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因為之防以時節宣俊乃亡患制曰可乃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百里至于大瀦之潭乃越范暨濮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

河沁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凡河流之旁出弗順者則堰之由是水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鄄曹鄆之田賴以溉者百數十萬頃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繚以虹隄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濬漕渠數百里復作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洩之皆通于河以入于海三年而功乃成擢左副都御史景皇七年都督張輗張軏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共謀復辟以聞大學

士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耄矣無能為也盍謀之徐元玉其人經濟材也亨軏就問計有貞曰太上皇北狩以赤子故非游畋也今天下無離心能奉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因互陳籌畫亨軏去越二日辛巳夜復來有貞升屋覽乾文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也亨軏唯唯去有貞焚香祝天訣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去矣歸耶人不歸鬼矣遂潛與亨輗軏吉祥及鴻臚卿楊善盡收諸城門鑰有貞命壯士踰南內門入

與外兵合太上皇復辟陞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尋
陞兵部尚書進柱國封武功伯賜鐵劵數名對恩寵隆
渥有貞感知遇以身任天下條奏剴切無復顧慮施行
若流曹石等嫉之私謁多不從復諫止節縮由是益恚
怒御史楊瑄劾曹石奪民田上曲宥之曹石疑有貞所
使也愈憾有貞數巧辭激上怒上殊不為動上時時屏
人與有貞語中人竊聽之以告上上曰何自知之對曰
此有貞宣言之上大驚始疑久之譾益深上愈惡有貞

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時秉彝已丁憂去逮至拷訊死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等為之遂下詔獄上猶念功出為廣東左叅政曹石復上急變考掠亡狀士權曰今欲吾等何所承邪刑官曰徐有貞謀逆汝等同謀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為堯舜之君今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獄久不成適承天門災上寤出有貞安置金齒為民至滇寓僧舍中日讀易而已居三年詔還

田里家居杜門謝客曹石敗始出游湖山以自娛自稱天全居士憲廟初詔賜冠帶閒住有貞于書無所不通文章雄奇詩宗李白書法率更南宫所著有史斷及文集若干卷

論曰方武功伯之鎮彰德治水張秋其材已槩見矣英皇復辟之初公獨奮其智勇與二三武人決機定策取日虞淵呼吸之頃天下晏然功存乎社稷忠貫乎天地可謂奇矣及其秉衡軸胙茅土舉國授政方將致君堯

舜而憸壬側目卒以遠竄讒夫之禍吁可畏哉夫以徐公大功猶不免于雌黄之口況下此者乎

李賢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也宣德癸丑進士見薛瑄講論淵源悅之益究心理學授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輒閉户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景皇即位進正本十策景泰四年陞兵部侍郎轉吏部天順改元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内閣景皇薨上欲令汪妃殉葬賢止之

大同巡撫年富被逮上以問賢對曰能奉公革弊上曰此必石彪私惡之耳因請命官往勘果無實富得致仕去上念建庶人輩久幽掖庭間以問賢對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遣居鳳陽聽令婚娶或曰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宣諭羣臣御史楊瑄言吉祥石亨强奪民田亨等入訴于上曰此賢與徐有貞主之耳下鎮撫司獄是夕天大風雷承天門災賢等獲釋降叅政未行

復名賢爲吏部左侍郎尋復前職上躬親萬幾頗厭祥等謂賢曰奈何賢曰獨斷可革也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上以問賢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古之聖王莫不好賢下士若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既至薦爲左諭德不拜仍請遣行人送歸上患左右招權賢曰權不可下移人主自攬則彼自消又曰讒說殄行帝王深惡絶之最是二年郊禮成上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以元舅會昌侯總大營兵其弟復乞

陛上曰足矣復希恩澤太后必見怒賢曰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令會昌侯若此不識太后知之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令猶悔之賢曰此見太后聖德但後不可為例耳禮部請東宫出閣上語賢曰宜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殊費心力寫字必用心朕初習字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賢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説命諸篇可先講讀字不必求佳但點畫當不苟耳上嘗問政治得失因極

言錦衣官校差提罪人不勝其擾有譖賢妄言者上密
察之盡得其實乃待賢如初四年正月天下吏入覲上
將以布政賈銓為戶部尚書命賢覲之以貌不稱名對
乃薦年富而以銓為副都御史會試舉子奏考官劉宣
校文不公上疑之以問賢對曰此私忿耳如臣弟讓亦
不中可見其公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試其人文不成章
命枷號禮部前羣議乃息五年上言官軍一季俸闕銀
十四餘萬兩何以處之賢曰自古國家惟患冗食今軍

官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子孫一再犯法即國除豈有累犯不革職者耶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七月曹欽之變賢被重傷加太子太保憲廟即位進少保華葢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廷試太宰王翺以程敏政善書力薦為第一賢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及賢丁父喪起復倫奏請許賢終制不許明年卒贈太師謚文達

論曰國朝入直内閣當國最專且久者三楊之後惟李

文達公方天順初徐薛罷位吉祥亨彪怙寵蟠結李公變調其間數進匡順可謂良矣儷美三楊以勲名終不亦宜乎

彭時

彭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也正統戊辰進士第一人授翰林脩撰景泰初簡入内閣英廟復辟再入閣時大學士李賢獨見寵信數召對賢退即以諮時匡賛居多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以事中賢上將罷之而屬意於時

時為力辯賢得釋河南有武弁不法剌事者誣其謀反
時語門達曰人可輕殺邪具言於上得末減憲廟初進
吏部右侍郎職如故同知經筵丙戌歸省丁亥召還四
川宣府遼東皆地震上陳六事規切時政總裁英廟實
録成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議慈懿
山陵事甚力卒從所請彗星見三台上疏乞痛加脩省
謂宮中根本至急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
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臣下上

嘉納之平涼土人滿四反官軍累失利都御史項忠奉
詔討之時策其必成功而朝議咸欲再遣將時與商輅
執不可或動以危語時不為動未幾獻俘至議者始服
己丑冬無雪上言自古旱災皆由民怨感動天變近日
光禄買辦各城抽分掊尅太甚而獻珠寶者重規厚利
請盡革之以惠貧民上是其言辛卯冬彗復見時與商
輅上言七事其一乞崇正道其二乞謹命令其三請延
接大臣其四刑賞太濫其五聽受直言其六慎簡將帥

其七恵恤軍民上嘉納之太監劉永誠沒或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為伯時曰祖宗成憲具在孰敢私之事遂寢乙未進少保尋病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憲

商輅

商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浙江癸解正統乙丑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脩撰進講筵已巳陞侍讀入內閣時乘輿北狩額森逼京城有倡議南遷者力排之請郕王正位與大學士陳循等經畧戰守遣官撫輯

幾甸降衆徵邊兵入援揭榜購邊人僞為喜寧報誘擒額森書故遺敵營中敵得榜與書果自相疑遁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等坐死窮治不已輅言之獄遂不竟忠得罪壬申諫議易儲甚力踰年鍾同章綸請復儲下獄輅因名對力救綸竟不死英廟初坐免成化丙戌冬詔起復任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上嘉納之戊子議慈懿山陵詞甚切至彗星見

言官有言輅者上欲加罪輅力救之得已尋陞尚書仍兼學士是時穆𥣰叛命將討之未下廷臣請再出師以邀功輅執不可卒以成功己丑冬爗輅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彗出天田入太微垣復疏七事崇正道謹命令親賢臣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言多採納上議及郕王監國事輅言有社稷功當復位號左右皆泣上亦泣遂復景帝號壬申天下災請省科歛減力役寛兩税弛利禁悉從之丙申夏皇子薨上方以嗣續為憂左右

知西宫儲貳已長莫敢言輅委曲言之東宫乃立禁中建玉皇閣奏毁之黒青見因陳彌災八事曰沓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分遣部使者諸因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縁邊關隘增置雲南廵撫上皆嘉納丁酉汪直創西廠刺事權傾中外輅疏其十罪以聞懐恩傳㫖切責輅復數直罪又云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懐安咋舌而退即日撤西廠尋乞致仕進少保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如故賜璽書給驛以歸家居十年卒贈太傅謚文毅

論曰彭文憲公與商文毅公皆以科名致位宰輔諸所

論建切中時弊概見施行勲名行誼相伯仲矣易儲一

事商公不能以死爭之不可則止之義寧無媿乎

徐溥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編脩泰陵初以

吏部侍郎兼學士入内閣弘治七年加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書謹身殿是年上言機務日繁誥勅委積正統中

王直王英皆侍郎兼學士在内閣專誥勅上從溥言用
李謝二文正公未幾星隕地震京師雨土飛蝗乞罷不
允八年命撰三清樂章率同官上言三清邪妄不可瀆
禮上嘉納欽天監正李華者不職罷傳旨復職公言傳
帖行倖門啟不敢阿從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閣下言
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三公倉皇至殿叩
首上曰近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傍上曰看文書諸司
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以片紙數幅與李謝每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批荅上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畧無疑滯溥等懼不能稱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閣看詳擬上上稍不説曰文書尚多欲盡閲閣中亦間盡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裕陵名見南陽等後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歲不過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上天資明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上意又輒慙懼自是不復名十一年溥目青乞休卒年七十二贈

太傅謚文靖在相位數年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公而溥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

劉健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編脩泰陵初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内閣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謝二公入内閣十一年進少傅太子太

傅戸書謹身殿大學士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名見輔臣宜輿去名健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臺煖閤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睿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灾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才敏達謝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謀劉斷謝尤侃侃十六年五月一品服九載當是時治平無事上顧公喜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先是率同官上疏近有旨令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懸旛脩醮命臣

等撰勅并祝文者實為無益刋宜斥邪妄以正人心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脩建壽塔者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上時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莫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對輒屏近侍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

屏隙中覲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
惡�刻健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務却謀遠顧省
機客發使天下陰受其福至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
抑盡刷洗中權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康陵即
位新政猶肅未幾健三人上疏極諫請誅瑾等不報又
與諸大臣伏闕門諫焦芳洩於瑾瑾得先見上泣請并
斥言諸大臣過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健乃因致仕去
謝亦去焦芳遂入内閣瑾尚恨不已矯旨奪健官罰輸

粟瑾欲起大獄盡殺諸不附已者矯勅羣臣指內官王
岳范亨徐智健及謝公洪洞浮梁楊守隨林瀚郎中李
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黄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
禮敬陳霆徐昻陶諧劉蒞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銑
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仕賢御史陳琳貢安甫
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諾李熙王蕃陸崑張鳴鳳蕭乾元
姚學禮黄昭道蔣欽薄彦徽潘瑆王良臣趙佑何天衢
徐鈺楊璋熊偉朱廷聲劉玉為奸黨榜之朝瑾誅得復

官致仕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賜東帛鐁羊上尊酒又官健及謝公洪洞子并爲中書舍人年九十四卒贈太師謚文靖

論曰徐劉諸公受明主知造膝論議可謂榮遇跡其直言不阿正色立朝者非耶

楊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成化十四年舉進士除檢討正德中歷陞戸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入內閣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四年脩會典成降俸二等俄以脩實錄加俸二等七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十一年憂去服闋梁文康請上遣行人召入內閣康陵崩內外危疑能擒滅凶奸奉敬皇后旨迎世廟入繼大統改元詔剷除弊政朝野肅清勑封伯辭不受一品十二載考績進太傅賜褒勑宴禮部復辭太傅以論大禮去削籍子慎正德六年進士第一人亦以論禮杖闕下謫戍雲南

論曰余聞之人云辛壬之交中外多故楊公擁戴明聖捧日虞淵其所釐正功亦偉矣升菴博雅為儒林宗不媿科名世稱闗西楊氏為著若新都父子不庶幾哉

今獻備遺卷十九

今獻備遺卷二十

明 項篤壽 撰

王竑

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剛毅慷慨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弱冠擢給事中常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已已英皇北狩郕王監國攝朝奉天門竑率諸給事廷劾王振歷數其蠹政誤國之罪讀彈文詞氣壯烈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曰起去竑奮然起

捽馬順首曰此正姦臣宜亟行誅遂拳毆順諸給事爭
起助竑順死竑索振所親信二内豎甚急請併誅之郕
王命紅盔將軍以金瓜撲二内豎死乃罷朝嘆息曰中
國有人額森逼京城竑以于謙薦守北門即戎服鞭馬
馳赴軍號令區畫老將弗如也部伍壁壘精采冠九門
敵望見奪氣潛出奇兵擊之遂敗走因逐之盡境而還
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皆憚竑名不敢
近關遷副都御史兩奉勅巡撫淮揚總督漕運成化初

拜兵部尚書尋辭疾致仕卒于家始名共菴曰䫌改名

休世尤高其勇退

論曰王公廷捽馬順一日而尸三逆豎于朝忠烈不足

多哉世所稱奇男子必以公度爲首云

葉盛

葉盛字與中蘇之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

中已巳英廟蒙塵盛廷劾驕將楊俊請誅扈從失律者

然後選將練兵復讐十月額森薄京城請罷内府軍匠

悉事征操復請犒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凡八上動合機宜敵退盛言賞罰者為治要務今日為尤急今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青及武興趙麟王晟等倉卒慘酷宜亟行賞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從之進都給事中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邊騎何以薄都城苟邊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保九門耳其如

陵寢郊廟田里之民何宜遺將固守宣府居庸便陳州流民扇動奉命安輯還言八府蝗旱寇鈔宜寬恤景泰元年八月額森奉太上皇還京師將抵居庸千戶龔遂榮諜言上皇之出為宗社計令都人聞駕還皆踴躍迎復之禮宜厚主上當避位固辭而後受之乃可不然恐貽譏千載竄其名投之野盛言于大臣宜亟封進或可感動上心乃自奏之有旨令禮部尚書胡濙封進帖留中二年盛請復祖宗午朝故事從之三年遷山西右參

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盛以獨石馬營八城殘破不可守乃條八事以進命施行之八城既復乃立學置醫設義塜增遞鋪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驅之耕歲課餘糧以為軍費丁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初廣東鹽不出境鹽歲積而商以困往往賄關吏私市之廣西盛疏言聽之則利商而壞法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津隘請聽商計鹽輸粟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成化初陞右副都御

史廵撫宣府乃脩復前所建官牛官田法墾地益廣積粟益富以其餘歲市馬千八百匹繕治屯堡數百所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五年轉吏部八年命視河套奏言㨗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宜增築城堡募新軍以實邊而選土兵以助守從之九年進左侍郎十年卒謚文莊所著有西垣奏草上谷奏篇水東日記菉竹堂等集若干卷

論曰材之難兼久矣或以文學顯或以政事稱或以節

行著而葉公蕅之可不謂難乎方居諫垣時嘗對仗讀彈文詞氣慷慨凡大利害言之無避巡撫兩廣還舟無私載篋中惟書史兩鎮北邊所經略至今賴之好古博學郁郁文章其希文之徒侶乎

林聰

林聰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已未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已已劾光禄卿余亨及王振家奴張伯通奸狀又劾總兵官楊洪孫鏜景泰元年進都給事中内侍單增駙

馬石璟怙寵不法論之廷議迎復英廟之禮或謂敵情
變詐遣一車二馬足矣聰曰上皇北征為宗社計迎復
禮宜厚禮部尚書胡濙出一小紙袖中以示聰與葉盛
曰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欲從厚吾欲以此進何如太
宰王直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即此可驗人心同然
進之是聰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聰亟以聞景
泰三年建易儲之議事下廷議衆相視莫敢發聰首言
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奏牘不肯署名未幾改聰為右春

坊司直大臣言聰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揩斥駁正當事者忌之嗾御史劾聰為其甥乞善地以專擅選法論坐死大臣當連名署奏以次及胡濙濙不肯署名即移疾不出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耳天子始知聰受誣得末減左遷國子學正英廟復辟拜左僉都御史山東饑令聰往賑貸之全活數十萬還陞右副都御史成化初江淮大旱人相食時鹽徒横行詔聰撫之

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數十萬以給民且與之種計捕鹽徒擒其魁數人餘悉從輕典進右都御史廵撫大同八年以疾致仕尋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兼督操江召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其決獄不事瑣細善委任遇大事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會議大政亦多所剖決甞偕太監汪直覈遼東失機事直獨禮敬聰先是長院者多戒諸御史勿言事聰既視事諸御史時有彈文當事者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禁人使不言

誠非聰所能也卒贈少保謚莊敏

論曰已巳之秋朝野多故言官數論建時王公竑葉公盛及林公聰以敢言稱而林公以微事幾坐重典賴胡忠安得免及其再起更為讜和以遠禍其得大雅明哲之旨者乎

程信

程信字彥實徽州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已巳英廟北征信疏諫不報景皇帝即位劾兵將扈

從失律者罪有詔命信籍王振家薦大理卿薛瑄等數人額森逼京城大臣薦信及王竑曉兵詔信分守西城竑分守北城信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名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詔施行之時都督孫鏜禦敵失利欲收軍入城監軍中官向義請納之信曰不可朝廷掃國兵而授之鏜令小不利趣之使戰則鏜必效死納之則敵勢益張人心益危非計之得因疏言之詔勿納鏜而敵勢漸逼

信自城上督諸軍為援敵引去景泰初陞左給事中會災異信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天一事則請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韙之遷山東右叅政總餉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請監守盜倉糧石以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信鉤考之信曰使彼真盜雖斗殺之不恤今故為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也哉立取新斛碎之轉四川平松潘夷有功英廟復辟進太僕卿

時馬政久廢三營大將石亨等疏言太僕急徵諸衛馬不便請以馬隷兵部從之信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兵部言太僕職専馬政而高皇帝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令改隷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英廟名至文華殿顧問良久語及邊事曰卿其勉之守將海寧伯董興聯姻曹氏信一切裁之以法己卯春朝廷聞建州

屬人董山潛結朝鮮命信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僞以他事廉其境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聞請乘其未發急遣使詰問可伐其謀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詰問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以事爲寇深所論調南京太僕少卿尋召爲刑部右侍郎取大明律條分目析爲律學指掌以憂去成化初起復兵部右侍郎轉左丁亥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

江諸縣勢甚猖獗上用廷議拜信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至永寧分軍為四躬督一軍入金鵞池而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授以方畧期俱會大壩兵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拒險飛梭下礧如雨諸軍以神銃勁弩却之攀崖而上順風縱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已攻其左右敗散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生擒無算餘賊

入天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命以土石塞其門圍
守月餘賊死洞中臭聞數里還師撲滅九姓土獠之附
賊者都掌悉平復請移瀘州衛于渡船鋪以控諸蠻分
裂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
以轄熟夷師還進兼大理卿辛卯春旱詔求言信上言
兵事者九其畧曰當今在外惟延綏兩廣無歲無擄劫
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在内惟京營乃
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

于不足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詔下兵部當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信言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初應城伯孫繼先多不法信盡發其貪尅諸罪繼先坐免黨與皆戍嶺表軍府肅然摩囉歡據河套歲為西患大臣請興師十萬大同守將楊信為總制搜勦之信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邊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道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廵邊信曰以三

萬人按套則少巡邊則多關陝連歲受兵今此舉勝形未具而先自困非謀之善者也乃以二萬人巡邊而罷按套之議信掌兩京兵政凡征伐俱有成績且能任怨南京守臣欲與錢穀詞訟信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此特有司之事耳必不可與征川貴時詔從便宜信自發兵至凱還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信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幸而集事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邪子敏政官至禮部侍郎以文

學稱

論曰程公以敢言著聞分守西城其材畧槩見矣及平

都掌蠻遂策懋勲允文允武斯其庶之哉

今獻備遺卷二十

今獻備遺卷二十一

明 項篤壽 撰

章綸

章綸字大經温州樂清人正統已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儀制郎中首請增㑹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悉見采納額森索使通好綸言宜暫與結盟以待天時車駕欲幸大隆福寺綸言不可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言撤樂減膳捐俸救荒節濫賜罷補官慎差遣

備義倉汰僧徒語極剴切五年上皇居南宫封憲廟爲沂王災異荐臻綸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疏入忤旨下錦衣獄及御史鍾同併逮之會大風雨黄氣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以請復儲故杖于闕庭并命杖綸及同百同死綸絶復生禁錮益嚴英廟復辟首出

綸遂擢禮部右侍郎天順二年山東大水守臣請蠲賦
未允綸爲請得減半四年調南京吏部上面諭綸曰根
本重地非卿不可事有當言具以聞憲廟初有司奉遺
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綸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
從吉心實不安釋服公除固有常制諒陰婚娶不忍隨
宜乞諭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陳救荒四事四年考
察南京官與都御史高明議不協遂劾之并奏黜御史
部屬數十人五年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十年致仕十九

年卒于家贈南京禮部尚書謚恭毅官其季子玄會為鴻臚寺主簿長子玄應以進士官南京禮科給事中

廖莊

廖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擢刑科給事中正統六年陜右饑命莊賑之便宜行事全活甚衆時楊士竒當國家人有不法者莊率同列抗論之八年大理寺官屬悉坐事繫獄命署其事踰月擢大理寺左寺丞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寺左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

朝謁上皇及加恩茂陵忤旨明年丁母憂入見命撻於
庭幾死謫河州定羌驛丞輿曳就道天順元年召還為
大理左少卿時母服未闋聞外艱遂陳情命賜祭葬調
南京大理寺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京刑
部成化改元御史有言莊者上黜不聽遷刑部左侍郎
且曰莊大節可取踰年病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莊篤
故舊拜法官不絕往來有勸莊遠嫌者笑曰莊門如市
莊心如水既没無以為斂同鄉朝士裒貸之

鍾同

鍾同字世京江西永豐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嘗與儀制郎中章綸期論易儲事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慷慨綸亦以身許之同疏先入言宗社之本在儲貳宜亟復之綸疏隨入并收下錦衣衛獄同死焉英皇帝復辟下詔褒同贈大理寺左寺丞官其長子啟為知縣成化初詔祿其妻羅氏復官其次子為通政司知事先是同遺骸猶在圜土

其子乞歸葬浪田之陽邱木有鵲巢累産白雛人謂忠誠所感名其地曰忠義鄉成化末賜謚恭愍

論曰韋恭毅之與廖忠愍鍾恭愍皆古之遺直與抗議復儲九死不悔昔有三仁其近之矣

今獻備遺卷二十一

令獻備遺卷二十二

明 項篤壽 撰

劉實

劉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除金華府判值歲旱郡多逋賦實奏貸之贖還所鬻子女郡中有顔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下令脩治義門鄭氏合爨久漸不能自給又歲供山西驛馬實奏免之景泰中名脩宋元史于東閣擢知南雄府中貴人使嶺

外惡實慢已將呵辱之南雄民爭走入驛爲實謝過以身翼實而出中貴人大驚詢知其素欲名與釋實不復往中貴人去至韶韶人言南雄守已驛書言公矣中貴人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逮至京師實入見具言臣從官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意解將釋之尋病卒實好學尤長於春秋所著書今不存

陳選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也天順庚辰進士拜監察御
史純皇帝嗣位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
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陞河南按察副使初治軍尋
改提學遷按察使以憂去行李蕭然士民遮道泣送為
樹碑立祠擢廣東布政使首罷和買減徭役備賑濟數
辯寃獄閩人賴克壽等三十九人漁于海風漂其舟至
潮守者獲之以通番論邑民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為盜
悉辯出之奏減提督市舶役戶三十人番人馬力麻私

通海商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者市舶利其貨不問選發其僞賽瑪爾堪使者以獅子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子選言此西域賈人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中貴人素憾選以他事誣奏之勘事者文致以罪竟就逮廣人數萬號泣遮留之中貴人復以賂誘選所黜吏張聚令誣證之聚死不從行至南安病死

論曰劉公能使其民赴救急難即古之循良何可得過

陳公被逮張聚不敢以怨賊故誣之亦猶李平之哭諸葛者與

楊繼宗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也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獄中重辟囚多瘐死繼宗每提牢必給食飲三日一櫛沐全活者衆擢知嘉興府以蒼頭一人自隨若旅寓然御史楊瑯奏最下詔旌之九載滿去民遮道泣留為立去思碑陞浙江按察使憲度振肅初藩臬諸司所

用皆取辦于下鎮守中官日給萬錢悉革去之丁內艱去將行悉以廨中物付有司篋中惟律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權貴斂跡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弘治九年陞湖廣按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于官

論曰楊公清嚴疆遂赫赫擅聲郡中婦女孺子皆知其名至今稱之不衰兩漢良吏不逮也嗣後有徐公盈何公祉郭公應奎劉公懋皆以清介稱而劉公又有禦倭

大功此其葢棺論定最章章者也

又曰海寇初發難也當事者拘文守常鮮應猝弭變之具罕有果敢奮發踔厲徼奇懷保困窮拊循元元者嘉靖癸丑甲寅間吾郡外迫寇暴内苦軍興葢蕩然無所歸命矣一里涇及吳淞江之兩遭寇也東北近郊民家掃地幾半是時兵不集援不至寇玩民殃極矣乃郡侯萬安劉公竭心力鼓將吏嚴城固守遠郊士民攜扶而至號呼城外且欲嬰城閉扃公曰賊來飈至其去鳥散門

可長閉乎且吾恃有以御賊不在閉門請毋閉門而嚴其備即有變請受其咎民賴以蘇而城因以完者皆其力也寇既退人情多欲休公曰不可斯非補牢顧犬時乎顧吾民病甚而吾不可以乏與簡徒繕卒保連伍長使士之材諝者將之卒伍成乎內軍正定乎外然後離散者還戢安集矜寡幼孤各得其所而郡人忘焚掠之惜矣乙卯之後即文武大吏謀斷相資式遏寇亂得無亡矢遺鏃之費者公不有力哉公名懋在郡凡五年平

易近人人無敢干以其私者清介如楊公而幹局更優有文武材民到于今思之專祠如楊公云傳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詎不信哉

林鶚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拜監察御史論事持大體監試京府大臣子有不預薦者誣考官徇私奏之而鶚之邑人林挺方中式因逮挺將中鶚以法及閱驗試卷皆如式事乃得白英廟復辟陞鎮江知

府陛辭名見諭勞太官賜食給鈔為道里費至郡興脩弛墜口不及前守者之短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上官主其議鶚言道迂且多石壞民廬墓多不如按京口牐甘露壩故跡因而浚之春夏以牐秋冬以壩則道近而工省從其言果便壬午撫臣劉孜言鶚材宜治劇請以蘇守姚堂易之踰年擢江西按察使遷布政使議獄多平反廣信民妄傳神異遠近驚疑鶚榜諭之戮其魁惟遂

息歲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禁樂戶買良人女過嶺南洞
蠻不使入境召為刑部右侍郎獄必以情人無冤者以
孝敬聞卒之日圖籍之外橐槖蕭然
論曰蘇守自況公外有姚堂林鶚之清謝公鐸嘗稱林
曰古人有言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林公真其人哉

今獻備遺卷二十二

今獻備遺卷二十三

明 項篤壽 撰

楊瑄

楊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拜監察御史天順初印馬畿内民羣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其名時彗孛連見二凶勢益張瑄與同官謀劾之事先泄亨與吉祥合謀上譖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至

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瑄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上怒不解悉下錦衣衛獄逼瑄誣引大學士徐有貞瀕死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瑄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於是獄皆減論瑄戍鐵嶺衛赦還或謂瑄宜詣謝二兇瑄不可復戍南丹二兇誅詔瑄還里憲廟初以言官奏復拜陜西道御史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廵海禁軍官私放戍卒五日一操閱奏增通

判以理邊餉而革勢豪攬糧延師以教武人子弟凡城隍墩堠廨署舸艦兵甲悉繕治之脩築定海捍海塘走馬堤及霸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塘海鹽縣大海塘皆為永久利海鹽至今尸祀之奏濬西湖湮塞溉田十六萬頃成化丁酉諜報倭奴數百犯邊僚寀驚問瑄徐曰彼果來犯吾當盡誅之乃出巡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兵受甲矣瑄曰海上兵自足用内地安用此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陞按

察使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嚴門禁蒐吏奸斷訟明決無留獄禁官署毋蠶桑以爭民利甫半載病作將革寮寀往問尚論築海塘之法浚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逆瑾亂政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摇天旋天機天權星不明請安居深宫絶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闢除内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及科道稱源占候之言

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雺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太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呼源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瘞之

論曰楊公正色昌言首排曹石身貫三木幾死直聲震

天下而源以京房之術伐恭顯之姦慷慨有父風忠直聲名與天壤俱可也

練綱

練綱字從道蘇之長洲人大父則成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受旌賞宣德乙卯舉鄉試第二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正統己巳英廟北狩景皇帝即位上中興要務八事一謹天變二急先務三正軍法四布恩澤五廣言路六屏奸邪七公薦舉八察羣吏冬十

月額森偪京城復上勤王急務謂敵勢甚猛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固非宋比然求如种師道李綱其人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姦臣宜急加誅以為衆戒疏入上奇其才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命施行其言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辛未巡視兩淮鹽課按劾趙駙馬不法權貴斂戢壬申還

朝復上軍國大計八事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綱率諸御史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上乃召王翺為吏部尚書以年富為戶部而薛瑄亦相繼大拜先是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隷勇敢營歲久多逋逃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綱上言召募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遣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效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饑寒迫身勢必逃避皇上好

生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隸尺籍刑賞失中莫此為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搜求太急恐生他虞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倘復名募誰其肯從有詔不問得歸復者數千人甲戌巡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為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脅從綱釋之趣師勦捕追各典守者坐是忤衆按察使楊玨乃誣摭綱于朝當道者多忌綱左遷陝西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綱已遭艱歸賦性剛鯁嚴於嫉惡遇事輒盡言院中語曰豳寧

練綱曰

論曰綱以太學生慷慨論國家大計搏擊糾彈臺諫風生可謂能其官矣然遭遯不復太剛則折奚足異乎

張寧

張寧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遇事敢言每大議景皇帝必問張給事云何丙子順天府鄉試大學士陳循王文以其子下第歸咎考官寧奏大臣私其子而為暴才稱屈失大臣體不可居內閣

乞罷免之英皇復位勵精因灾變御齋宫寧率六科上疏乞詔諸司凡秕政苛法所當芟改者悉奏舉行其不盡不實者許言官劾奏更乞澄心專慮轉移天心上優詔答之曹石專横事闗禮科者寧舉奏無避受知英皇嘗獨召寧論事多所匡益欲大用之未果憲皇初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薦起王竑李秉奏定鄉試舉人名額並俞行之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孔子者寧曰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

世不在封號一名一字所能重輕議遂寢太監覃苞重寧累見不往尋以會亦不謝成化改元皇太后令節建設齋醮大臣相率詣寺觀行禮寧奏言皇上表揚孝心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仰贊聖孝上綏懿祉不當崇奉釋老祈祝瓣香秪壞風俗傷名教耳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大學士李賢不職獲罪謫邊方寧率六科申救大忤賢會兵部薦寧與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内批陞寧知府得汀州以疾致仕家居三十年累薦

不起卒

毛吉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嚴明廉硬訊獄能折疑平反指揮門達怙寵作威人多避之吉獨與抗禮由是銜吉偵之無所得因吉失朝下錦衣獄衛卒羣吠脅之吉曰有國法在爾曹奈我何達聞愈益怒嗾健卒掄巨梃梃之見骨幾死吉自如遷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黜墨吏摧强宗殄海盜民以寧輯

代還潮惠人乞更借一年擒殺劇賊楊輝曾玉謝瑩破其寶龍石坑龍歸三洞斬俘甚多時廣西蠻賊滋蔓高雷廉尤甚吉四顧悲憤慨然有削平之志至廉州內官監珠池者方繫數十人徵賄箠撃幾死吉盡釋之進擊雷州賊破之因條平賊方畧奏之上嘉歎降勅奬諭陞副使委總廣東軍務賊掠惠州河源縣督兵敗之賊走清遠守將都督僉事張通與戰不利吉馳救賊見其幟呼曰毛家軍來矣遂潰廣州新會縣告急吉敗之大磴

賊走陽江縣營于雲岫山峒進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我師狃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師遂潰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劉佺劉佺潰已不可遏從騎勸吉避走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俱生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晦風雷大作山谷震動踰七日得屍貌如生事聞贈廣東按察使諭祭賜賚其家錄子科為國子生

論曰張公以直言受主知竟不能盡用其才以死毛公

有澄清嶺西之志氣亦壯矣師敗身夷豈造物所忌名與才耶

今獻備遺卷二十三

今獻備遺卷二十四

明 項篤壽 撰

王恕

王恕字宗貫陜西三原人也正統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評事陞寺副上言刑罰不中者六事命著為令出知揚州府歲飢發廪不俟報遷江西右布政使勦平流賊吳廣華尋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流民南陽豪爭礦殺人恕擒其魁餘悉解散以

內艱去襄陽盜起詔恕起復會兵擊走之與平劉千斤有功初大將欲縱兵搜山恕不可復榜諭流民復業巡撫河南歲旱蝗上疏自劾且乞崇儉去奢以回天意入覲言時政六事上采納焉改刑部左侍郎巡視漕河上疏乞禁馬快船私貨及轉輸通州倉糧赴京汰巡河冗官上皆納之尋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陳禦邊方畧時鎮守中貴人私市外國誅求無厭恕劾之逮械其同事者輸所沒寶石于京師陞右都御史中貴人獻黃鸚

鵠恕疏言其不可時有駕帖下郎中鍾蕃所恕言故事駕帖下諸司司禮監用印刑科掛號皇城諸門闗防今皆無之何以為信又曰昔交阯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一夫啟釁致麓城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不報在雲南凡九月疏二十上進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請出内庫物貨易銀以造官艦江北五衞京操官軍不宜放回己亥命巡撫南直隸條上六事請禁兩京收糧官苛政罷光禄寺厨役所食白粲易以脫粟從之恕以

中官貢獻太多所在擾害疏乞取回織造官凡四方珍玩奇貨戒勿復獻不報辛丑江南夏旱秋大水奏免蘇松常鎮應天太平六府湖州秋糧馬草幾百餘萬故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而下户多官田力為損益量減官田稍增民田公私便之中官王敬秉傳東南搜索奇玩同惡王臣孫麟尤暴横所至驚懼恕上言其失人心傷國體致名災沴詔下戒敬太監段英奉命蘇松造藥梅氷

梅恕極言不可因併論王敬先是敬誣奏常州知府孫仁復誣奏恕憲廟不問密遣人偵敬盡得其姦狀乃收捕下獄敬戍孝陵衛王臣斬首東市梟之江南恕因申救仁得復任上林苑録事邵羲傳奉遷蘇州府判具疏論之有旨革為民併降黜李孜省等十二人甲辰轉南京兵部尚書仍叅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造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恕言二人以忠得罪恐百官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言者疏入令

致仕孝廟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抑僥倖
獎名節拔滯淹中外無敢以私干者守備蔣琮與南京
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丙相訐奏紘昺外補琮自如恕言
宫府一體陟罰不同上未允行言官復交奏之紘昺乃
得改京任嶽王乞陞禹州為府晉王乞為世子設典膳
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
仕去恕極言紘當用乃起為户部尚書知州劉槩御史
李興以忤劉文穆下獄恕為力辯得減死内降以通政

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恕言之中寢恕嘗謂天下事設未得當十易無害若謂已行無及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盡未行乎恕忠清直亮遭時得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刑部時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違式致罪會赦不原恕言詔以示信天下而黎永明等獨不蒙宥是不信也乞復其官復上疏論鎮守中官提問四品官及濫受民詞之害語極詳切既秉衡引置當路者皆極天下之選致仕家居幾

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子承祐官至戶部尚書清慎有父風

論曰端毅公以忠誠受知憲廟諸所論奏不憚貴近無復諱避悉見優納及秉衡鑑抑躁奬恬黜幽陟明援薦羣賢布列三事迹其貞純直諒希文君實不足多也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季子也少穎異年十一翰林脩撰周中規見而奇之問所讀書曰

陳子桱通鑑續編周曰其書若何應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官紀羲軒則採不經之談書遼金則失疆域之辨此其書多可議者中規大驚問質其父曰趙普沮立德昭是逢君惡也死可書爵乎宋舉人吳澄仕元何以從祀文淵奇之舉景泰甲戌進士為刑部主事有農婦牧牛于野二戍卒驅其牛去錦衣衛捕盜者坐以强盜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耳律當徒盜有分所刼絲繒遺逆旅主人巡

徼者并執之喬新曰此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瑜喜曰子慎刑若此不愧乃翁矣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官校卒暴横司屬多優假之否則招摭報復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有犯輒坐以法不少貸衛之者輒嗾其黨招摭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不敢犯陞福建按察副使擒盜礦賊奏減礦課捕通番者清流歸化界將樂沙縣閒民多恃險曠捕徭賊奏立歸化縣擢河南按察使辯溺河民寃開封大饑力賑貸之陞湖廣右布政使會荆

襄大水漂溺千家為拊循發粟俾葺民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西兼督兵三闗北人入攻設伏夾溝橋斬獲甚衆小王子入大同圻輔震驚喬新奉勅廵邉經畧戰守為必搗老營之計敵遂遁走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賑之請發内帑并淮鹽銀勸貸穀粟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户播州宣撫楊友以反狀誣宣慰使喬新受命往訊具得其情奏直之遷之保寧孝廟初進南京刑部尚書奏還留守所奪

民蘆洲請給精微批以革官校私出僞帖京師大水乞
選官録囚請禁京師殊服流語言多聽納大學士劉吉
惡其切直㗂御史鄒魯以事誣之乞致仕去累奏薦起
竟不用弘治壬戌卒于家喬新鯁介寡與筮仕即自誓
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持身廉潔即一介
不妄取諸所餽遺悉謝不受督閩市舶中貴人死鎮守
分其貲遺司道力辭不獲輸于公帑嗜學好古所著有
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邱集贈太子少傅

諡文肅

論曰椒邱德學政事世所希有儻得柄用惡可量哉而卒以讒廢命耶觀其氣節推恵安文學推文莊意可占矣太宰盛德不减椒邱世謂賢逾乃父要亦才節更著也裔孫源尹嘉興有恵政亦以才節聞

彭韶

彭韶字鳳儀福建莆田人也天順丁丑進士除刑部主事時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僉都御史韶力論其人不才

請召王竑李秉葉盛以從人望下詔獄都給事中毛弘論救得宥外戚指揮周彧與圻内民爭田命詔往勘還奏曰民乃國本食乃民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以民田給國戚是傷國本也再下詔獄科道交言詔無他得釋尋有請荒田者上曰彼不見周彧事又請邪立寢其奏星變復上疏言漸不克終者四事以為陛下嗣位廢立中宫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内臣貢獻方物於皇妃或加中宫之上又褒崇其家

幾與先帝時后家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成化初内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深矣近年增益數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輒宥弗罪所請輒從此防微之意未終也成化初罷天下貢獻儉約之德著矣茲者復詔鎮守内外等官貢獻方物此持儉之德未終也成化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愼至矣近日公卿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諸司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濫予恩澤此用人之道未終也陞四川按察副使晉廣東

左布政使鎮守太監顧恒歲貢方物民不勝擾奏減其半太監梁芳弟錦衣千户私採禽鳥異物進獻詔諭之忤旨調貴州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蘇松踰年召為大理卿未上坐前論貢獻事非宜改右副都廵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復陳時政及議糧運孝廟初以薦召為刑部侍郎詔廵視浙西劾罷守臣亡狀者尋兼僉都御史整兩浙鹾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而浙東亭户抑配尤甚宜定折價輕重及減温處課額事竣

還朝儆鄭俠流民圖圖竄户窮苦狀以進改吏部左侍郎人不敢干以私者庚戌冬彗星見天津承詔言四事曰厚根本曰減役錢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詔於正近侍及之畧曰内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為禍福人所畏憚令軍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凡有奏請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寛宥毆人致死竟不提問或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

而反助之死者給葬生者葢祠第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慴伏望收攬綱權黜遠壬佞又請復午朝延見大臣面議政事上嘉納之陞刑部尚書時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贓罪事聞以屬吏韶奏奪其爵景干内降併欲危紘韶執不易復下大臣廷議竟如韶言景追贓未及什一詔免之韶復論奏不從亢旱求言陳四事乞速斷荆庶人獄正内官王明苗通高永之刑減昌國公墳塋工程優免陵户

差役言皆切直累疏乞致仕歸乙卯卒于家謚惠安所

著有名臣賛録三卷續莆陽志十卷成都志二十五卷

天曹日記北岳代行稿秋臺録及滯稿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彭惠安好直言兩幽犴獄勁氣不少衰何其壯也

竟以剛直不獲大用惜哉而易名之典殊不稱情見素

林公葢嘗請之竟寢其事直道之難亶其然矣

秦紘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也景泰辛未進士授南京御

史以事忤都御史軒輗疏降北黄驛丞御史練綱薦知雄縣歷嘉穎二州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所至輒有惠政歷遷副都御史廵撫陜西時秦府旗校肆横民甚苦之紘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蔑皇帝怒逮下錦衣獄命内臣尚亨籍其家止黄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奏上親閲其貲嘉嘆良久曰紘貧一至是邪詔釋紘且賜鈔萬貫調撫河南汪直以事至與抗禮直素重紘不之較也而紘啓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請

禁治之直還京上問諸省撫臣孰賢直獨稱紘上以紘
疏示之直伏罪益稱紘賢上釋之總制兩廣時總兵官
安遠侯柳景不法紘論逮下獄景挾戚畹干内降蜚減
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申救
吏部尚書王恕極言紘當大用乃起為户部尚書紘為
都御史丰采益峻劾罷御史姜紘輩臺綱肅然人謂有
顧佐風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所居僅蔽風雨
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論曰秦公潔清端諒受知主上懋矣即守正不撓汪直猶賢之素所蓄積然耳直下紘紘乃論直直益賢紘直固不可盡廢也

今獻備遺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今獻備遺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鎔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琛

今獻備遺卷二十五

明　項篤壽　撰

章懋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也成化甲戌會試第一人改翰林庶吉士授編脩時元宵舉放燈火命館局賦詩懋與同官莊昶黄仲昭連名諫止忤旨杖闕下左遷知臨武縣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左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為已任勘獄牒剔吏蠹踣官邪滌

民瘼掊通畨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絶盜認納海田㕓
税計擒泰寧沙尤諸盜考績赴部疏乞解官吏部尚書
尹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懋曰古
人正色立朝某則罷軟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則
貪酷年雖未艾鬚髮早白可謂老疾竟得請歸閉門不
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
接軫于門家貧刈蔬脱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
爾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删其繁蕪可

也弘治辛酉以薦起南京國子祭酒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厲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姑蘇尤儁母病不得歸省懋許之或謂無例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再上脩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八上乞歸尋陞南京太常寺卿進禮部侍郎致仕世宗初特進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辛巳冬卒年八十有

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論曰章公純粹塞淵耄期好學博而能約含章自晦碩聞益彰篤實輝光斯之謂矣

羅倫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也成化丙戌會試第三人廷對萬言不屬草中引程正公語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者令節下句倫不可擢第一人授翰林脩撰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倫詣賢私第

告以不可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疏入
調泉州市舶司提舉明年召還改南京脩撰辭疾歸隱
金牛山授徒著書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有助堂
食錢者謝弗受衣之衣者遇道死者輒解以覆之客晨
至令具飯妻曰瓶粟罄矣命其子干之旁舍比舉火日
已午倫晏如也山中結茅屋以居閒為文章以發其感
慨之意所著有一峯集

論曰一峰孤介絶俗不媿科名坎壈以死其所建白偉

然與日月爭光信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矣語多傳故弗叙近世諸君子之于江陵豈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與江陵非文達比難易輕重世能辨之矣

莊杲

莊杲字孔暘直隷江浦人也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羅倫陳獻章相友善同編脩章懋黄仲昭上培養君德疏諫止上元放燈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未行給事中毛弘御史陳壯論救改南京行人司

左司副遭艱不起弘治甲寅以薦赴部入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起揖延之茶復除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郎中丙辰以病告歸所著有定山集

論曰世稱莊定山豪邁胷中多奇早以直諫著聲可謂偉矣老而赴召偃蹇以去信哉出處之際人所難言也

今獻備遺卷二十五

今獻備遺卷二十六　　明　項篤壽　撰

吳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國子司業溥之子也少讀伊洛淵源錄心慨慕之遂棄舉業絕人事獨處小樓日取諸經傳語錄玩味之不下樓者數年餘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神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久之名聞京師累薦弗起天順間以石亨薦上命行人曹

隆賜璽書加束帛徵之既至命為左春坊左諭德上疏辭召見文華殿對曰老病不堪供職上不允顧謂大學士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供職與弼終不就詔許之進十事再召見慰勞遣行人王惟善送歸道遭風幾覆舟衆皆駭怖獨正襟危坐居鄉動必以禮家貧力耕自給四方來學者束脩皆不受嘗嘆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治天下難矣必除之吾可出病宋末箋註之繁故不輕於著述云卒年七十九

論曰昔楊時赴蔡京之薦朱子譏之與弼雖不拜官第

石亨之薦不出可也其學無所槩見所著康齋語録及

上言十事無過人者要之力學脩行儒之醇者也

胡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也從吳與弼游慨然以斯

道自任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

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其齋至性純孝父病劇嘗糞

味苦尋愈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久之柴毀骨立杖而

後能起三年不入寢室月朔之薦四時之享及緦功之喪動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從學者築書館居之語學則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所著有居業録敬齋集

論曰世所稱尊德性道問學者判為兩途亦異乎孔門博約之旨者矣觀胡公之居業録平實簡易粹然一出於正不其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者乎

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生之前夕其母夢白龍入室其光如畫幼秉奇悟中正統丁卯鄉試會試不第聞江西吳與弼講學臨川遂棄其學而學焉丁亥游太學祭酒邢讓試獻章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颺言于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羅倫章懋莊㫤賀欽輩皆與游欽時為給事中聞獻章議論即日解官去獻章歸四方學者日益衆壬寅以布政使彭韶

都御史朱英薦赴京師名試吏部辭疾不往上疏乞歸養授翰林檢討上表謝不辭而去教人以主靜為先或勸之著書不答弘治庚申卒所著有白沙集同時有陳真晟字剩夫漳州人也以主敬為學嘗獻書闕下請補正學不報

論曰自薛文清公倡性理之學于河東後臨川有吳與弼新會有陳獻章者皆以盛名徵薦即其學無甚相遠要皆有志希賢其不失為君子儒者與

賀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廣寧人也成化丙戌進士授給事中聞南海陳獻章講性理之學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孝皇初以大臣薦授陜西布政司叅議上疏懇辭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

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之內閣俾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之設載之祖訓內官之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奈何近年以來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之輩或謟主邊庭身叛外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

此其蹈君誤國蠧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絶方來之禍内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初政之施僅發其端故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未行淫穢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矣疏入朝廷久其辭而

四事黜以浮泛罷之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義州民聚衆縱火刼財城中擾亂相戒毋驚賀公鄉人請欽往撫之衆皆羅拜乞生路欽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活鎮城有體勘人來渠輩但乞命毋殺人已而體勘人果至須臾人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君素無誑言再往問之欽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無害也衆唯唯退城中竟不傷一人欽家居杜門潛心理學清脩篤行鄉閭

化之稱曰醫閭先生

論曰孔子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賀公篤信力行而鄉閭服之卒使强悍之徒投戈革心謂非忠信篤敬之驗乎

陳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也少喪父補興化衛總旗書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籠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

之克己省之日省學聖之法也作省克録以自考弘治
丙辰登進士從陳獻章游教以主靜作靜思録授吉安
府推官政務大體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妻
有夫死而嫁其孕妾者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
類其姊爭者悅服考績歸至淮幾凍死所知覆以敝裘
救之拜監察御史劾罷尚書侶鍾尋以母老乞終養躬
灌園以給出則手執小油蓋卧破席無帷吏部以茂烈
孝養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資其禄疏辭不拜復援侍

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可有司月給米三石復具疏

辭不許毋卒哀毀成疾亦卒御史王應鵬列狀以聞詔

表其宅里曰孝廉祀之鄉賢恤其家

論曰自孝弟力田之風微而世之希寵祿干榮名者率

以文藝炫于是獨行之士不少概見于世若陳君者其

獨行君子與

今獻備遺卷二十六